

黄易

作品集

2

◆ 异侠系列 边荒传说

边荒传说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黃易

◆ 異俠系列

邊荒傳說

〈卷二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边荒传说/黄易著,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. 2003.3

ISBN7-80608-778-8

I. 边... II. 黄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6881 号

边荒传说

(香港) 黄易 著

责任编辑: 管卫中

封面设计: 靳与刘设计顾问

封面题字: 钱开文

封面插图: Michael Lau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
社 址: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

电 话: (0931) 8276014

印 刷: 广东省东莞市篁村蚝江印刷厂

开 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

印 张: 88

字 数: 1000 千字

印 数: 001—10000 套

版 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80608-778-8

定 价: 200.00 元/套 (20 册)



邊荒傳說

卷一

第一章 险死还生

燕飞心中苦笑，自从娘死后，他少有积极地去去做一件事，结果却变成眼前这样子。当听到大秦军南来的消息，他曾起过以身殉职的念头，作为了结生命的方式。可是面对生死关头，生命本身却似有一种力量，使他为自己找到种种借口继续活下去，为生存而奋战。

与拓跋珪并肩逃离边荒集之际，他颇有再世为人的感觉。他之所以肯答应助拓跋珪对付苻坚，固因苻坚是他和拓跋珪的共同大敌，拓跋珪又是他亲族；更关键的是他心态的微妙改变，希望一生中至少做一件使自己认为饶有意义的事情。只恨给妖道卢循来这么的一手，拓跋珪又生死未卜，一时间心中一片茫然，面对朝他冲杀而来的秦兵，像与他没有半点关系。

刘裕却是惊骇欲绝，他与燕飞不同之处是不会无端萌生无谓的感触，当下立即把任务的成败暂时抛开，在刹那间环目扫射，审度形势，以拟定应变与逃命之法。

此刻他们离颍水只有三十多丈的距离，于此大敌当前的当儿，尤其颍水乃秦军守卫最森严的防线，若往颍水那边逃走等若自投罗网，纵能杀出血路，投进颍水，

仍难避死于两岸秦军的劲箭强弓之下。

边荒集那一面更是休提，此时以百计的秦军，正从该方向蜂拥出来，把人集之路完全封锁，肯定此路不通。

至于北面逃路，由于策马朝他们冲过来的三队各五十人的巡逻骑兵，有两队正是从那方面杀过来，选择向这方面逃走，与自杀并没有任何分别。胡兵的马上骑射功夫，可不是说笑的。另一支巡逻骑军，则是从西南角冲过来，所以如若不把正在伐木场作苦工的荒人或秦军的工事兵计算在内，勉强可以说西面尚有个逃生的缺口，只恨那正是卢循呼声传过来的方向。即使可以闯过卢循的一关，他们还要亡命流窜，以避过秦军快骑的搜捕，他们能保命已非常不容易，更遑论要完成关乎南晋存亡的使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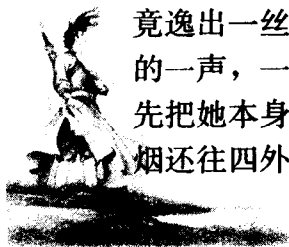
一时间，以刘裕的沉稳多智，亦有计穷力竭，不知该如何选择与应付的颓丧感觉，而时间则不容他多想。

远近劳累不堪的荒人和工事兵，纷纷抛下手上工作，四散逃开，以免殃及池鱼，一时间形势混乱至极点。

刘裕目光往安玉晴投去，此时最接近他们的一队骑兵已在北面三百步外杀至，时间刻不容缓，这美女唇角竟逸出一丝诡秘的笑意，刘裕瞧得大惑不解之时，“波”的一声，一团紫黑色的云雾在她身前爆开，迅速扩散，先把她本身吞噬，接着把他和燕飞两人卷入云雾里，紫烟还往四外飘散。

黄易

· 异侠系列





一股辛辣的气味扑鼻而来，刘裕忙闭上呼吸，当机立断，向尚可勉强看到影子的燕飞喝道：“借水遁！”

燕飞被安玉晴的障眼迷烟和刘裕的喝叫惊醒过来，暗赞刘裕临危不乱，思虑周详。要知在这等时刻，施放云雾的手段是操在安玉晴手上，也间接地把他们的行动控制，她要往北，旁人便不能往南，好借她的迷雾脱身。现下刘裕这么一句话，看似是和安玉晴商量，事实上却是提醒燕飞，一切依原定计划进行，又不虞被安玉晴知悉他们要从水内秘道潜入边荒集的大计。

安玉晴尚未有机会表示意向，两人早心领神会，同时运劲，手上木干凌空斜上，向最前冲来的敌骑投去。

同一时间，两人往颍水方向掠去。

迷烟此时已扩散至方圆十多丈的地方，把三人身形完全掩去，安玉晴低骂一声，不得不跟在两人身后，一来有卢循这个大敌窥伺在旁，二来更因两人有她必欲得之的东西，任何一个原因，在如此情况下，此狡女亦被迫要与他们共进退。

“嗤嗤”声中，十多枝劲箭射进烟雾里他们三人先前立足的空处，接着是对方被树木撞得人仰马翻的惊响。

“波！”

另一团烟雾在离颍水七八丈处爆开，紫烟以惊人的高速往四周扩散，本已乱成一团的伐木场更形混乱，疲乏不堪的荒人和工事兵四散奔逃，竟变成正策骑或徒步杀至的秦军的障碍，兼之烟雾带着一股辛辣难耐的气

味，会令人想到这可能是毒雾一类的东西，同是疲累不堪的秦军，人人心存顾忌，只敢在烟雾外的范围虚张声势。

烟雾一时间笼罩着颍水西岸广达数百步的地方，风吹不散，还飘往对岸，把一段河水掩盖。

火把光在紫黑的烟雾中闪烁，偏又无力照亮周围的地方，益添诡异的气氛。

三人此际离颍水只余十丈许的距离，眨眼可达。忽然后方烟翻雾滚，劲气扑背而来，卢循像索命的厉鬼般在后方叫道：“留下玉佩！”

落在两人后方的安玉晴娇笑道：“还给你吧！”反手一挥，三颗毒蒺藜品字形般朝从后方浓雾中追来的卢循电射而去。

燕飞和刘裕心中叫好，若这两人斗上一场，他们便可安然从颍水偷入边荒集去，少了安玉晴在旁碍手碍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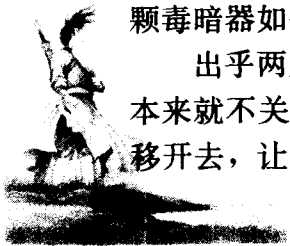
事实上刘裕早打定主意，在投水前先给安玉晴来一刀偷袭，纵使伤不了她，亦要教她不能像冤死鬼般缠着他们。刘裕可不是燕飞，在完成使命的大前提下，虽然对方是个百媚千娇的美女，他也绝不会心软。

卢循冷哼道：“雕虫小技！”其追势竟不减反增，三颗毒暗器如牛毛入海，无影无踪，不能影响他分毫。

出乎两人料外，安玉晴娇笑道：“冤有头债有主，本来就不关奴家的事，我何苦夹在中间啊！”竟那么横移开去，让出空档。

黄易

· 异 侠 系 列





邊荒傳說

卷二

今趟连燕飞对此妖女也恨得狠起心来，以他们的速度，应可在卢循赶上之前先一步投进迷烟弥漫的颍水，可是若然卢循也追着他们进入河里去，天才晓得后果如何，且还要应付秦兵盲目射进河水去的乱箭。想到这里，倏地立定，向刘裕喝道：“刘兄先去！我随后来！”一边说话，蝶恋花已离鞘而出，全力一剑往似从地府的迷障中探出人间索命的卢循那对鬼爪刺去，带起的劲气，令笼身的烟雾翻腾不休，倍添其惊人的气势。

刘裕哈哈一笑，一个旋身，掣刀在手，喝道：“我们进退与共！”挥刀横劈，疾斩卢循右爪。

卢循冷笑道：“找死！”劲气爆响，卢循不愧“太平天师”孙恩的得意传人，竟临时变招，改爪为袖拂，袖风急吐，分别抽击两人的刀剑，且是全力出手，希图一个照面使两人刀剑离手。

只从他后发先至的疾追上来，兼之看过他在汝阴露的几手，燕飞早知卢循的厉害。临时暗暗留起几分力道，待到给卢循击中剑招，阳劲立转为阴劲，以卢循的功力，由于要分出一半气劲去应付刘裕凌厉的一刀，竟拂之不去，还给燕飞的蝶恋花绞缠吸摄，登时所有后着变化无法继续，打不响在两三个照面间至少重创一敌的如意算盘。最糟糕的是燕飞比刘裕快上一线，硬把他牵制得无法以精微的手法去应付刘裕，只余硬拼一途。

“蓬！”刘裕全力一刀，狠狠命中卢循的左袖拂势，他固被

震得倒退一步，卢循更因分神分力下，被他劈得全身剧震，血气翻腾，因还要应付燕飞似要绕臂攻来，巧夺天工的一剑，骇然下抽身猛退。

两人一战功成，哪还犹豫，刀剑联手，并肩冲开几个憨不畏死守在岸旁的秦兵，投进颍水去。安玉晴却似在烟雾中消失了。

刘裕、燕飞先后投进水里，注意力均集中往上方去，一方面是防范两岸敌人的乱箭，更怕是卢循或安玉晴尾随而来。

此时迷雾笼罩整个河岸区，迷雾外是重重敌人，卢循和安玉晴的惟一逃路也只余下颍水一途，兼之这两人因玉佩而绝不肯放过他们，所以他们更须严阵以待。

刘裕首先往深约三丈的水底潜去，打定主意，当贴近河床，便往岸缘潜游过去，再沿岸搜索进入边荒集的秘渠入口，好脱离险境。

燕飞追在刘裕身后，冰寒的河水令他精神一振，回复平时的清明神智，忽然大感不妥，为何竟没有半枝劲箭射进水内的响音，正要警告刘裕，刘裕已经出事。

在黑暗得不见五指的河水里，刘裕持刀的手忽生感应，河底处已杀气大盛，一道尖锐凌厉的锋锐之气迎胸射至，身前立时暗涌滚滚，全身如入冰牢，被对方的劲气完全笼罩紧锁。刘裕心叫糟糕，仓卒间挥刀应敌，心中同时想起一个人来，就是苻坚手下的氏族大将吕光，此人外号“龙王”，指的正是他精于水中功夫，而亦只

黄易

· 异
侠
系
列



有他的水中功夫，能先一步藏在水里施展突袭。扑面而来的尖锐刃气，正是发自吕光的“浑水刺”。

水内刀刺交击，可是刘裕却没有丝毫欣悦的自豪感，因吕光惯用的是一对浑水刺，自己击中的只是其中一把，也正是对方吸引自己注意力的阴谋，另一把水刺肯定正无声无息的在暗黑里破水袭来，攻击自己某一必杀无救的要害，只恨仓卒间已无法变招，硬地收回小部分气劲，更借刀刺交击的震力，勉力往西岸的方向翻滚过去，果然左胸侧传来锥心痛楚，立时全身酸麻，鲜血一泻如注的从体内逸出。

燕飞此时已想到敌人不发箭的原因，是对方早有高手先一步藏在水内向他们偷袭，血腥味已扑鼻而来，更感到下方的刘裕尽力往侧翻滚。际此生死间于一发的危急关头，若让敌人继续追击刘裕，刘裕必死无疑，燕飞加速下沉，手上蝶恋花觑准刘裕疾刺而下。

他拿鲟的角度时间精准无伦，刘裕刚翻滚往一旁，蝶恋花已贴着刘裕左腰侧电疾下射，笔直刺往位于黑暗水底处的可怕敌人，完全不顾对方的反击，大有与敌偕亡的气势决心。

劲气爆响。

即使以吕光的水底功夫，在燕飞凌厉的妙着下亦被迫放弃对刘裕补上一刺，双刺回手交叉，勉强挡住燕飞全力一击。

两人齐声闷哼。

燕飞给吕光反震之力弹离水底，不过他早拟定救人



邊荒傳說

● 卷二

策略，暗留余力，升至距水面尚有丈许距离的高度，忙往侧翻滚，向不断在水里翻滚的刘裕追过去。

吕光被燕飞一剑送回水底，不怒反喜，脚尖往河床一点，箭矢般往上疾射，务要取燕飞之命。

“咕咚！”

水声乍响，卢循继刘裕和燕飞之后，亦插入河水里，刚好正值燕飞错身开去，吕光水刺往上攻来。前者以为是刘燕其中一人在水下施袭，后者则以为来者是燕飞他们的同党，一时在水内战作一团，提供燕飞和刘裕逃走的良机。

此时燕飞已扯着刘裕，全力往西岸靠贴，依高彦的指示，往秘渠入口潜游而去。

氏帮的大本营位于边荒集北门大街东面的民房区，秘渠出口的荷花池，就在氏帮总坛之北一座荒弃的废园内，与氏帮总坛只是一巷之隔。

当燕飞力尽筋疲地把陷于半昏迷的刘裕送到池旁杂草丛生的草地上，天色刚开始发白，废院内静悄无声，最出奇是废园破墙外亦没有任何声息，丝毫不似苻秦大军已入驻边荒集。

燕飞抱起刘裕，进入位于园内塌下半边的破屋。

氏帮总坛那边没有人是合乎情理，因为举帮上下均被征召往集北为苻坚作苦工，至于四周附近不觉驻有秦兵，则是出乎意料外。

燕飞无暇多想，先检视刘裕胸肋的伤口，暗叫侥

董易

异
侠
系
列





邊荒傳說

卷二

⑨

幸，因伤口只入肉寸许，没有伤及筋骨，不过对方是以气劲贯刺，虽浅浅一刺，已令刘裕受了严重的内伤。

燕飞把刘裕湿淋淋的身子扶得坐起来，把他仍紧握的刀取去放在一旁。深吸一口气，闭目静养片刻，正要动手救人，水响声从荷花池那边传过来，若非他静心下来行功运气，肯定会因疲累而疏忽过去。

他骇然朝池塘方向瞧去，美如天仙也诡异如幽灵的安玉晴正离开池塘边缘，脚不沾地鬼魅似的朝他们掠过来。

燕飞把蝶恋花横搁腿上，勉强挤出点镇定的笑容，淡淡道：“我有一个提议，安小姐愿意垂听吗？”

安玉晴本打算趁刘裕受伤，一举制住燕飞，即使搜不出玉佩，也可用严酷手法迫他说出玉佩的下落，可是当看到燕飞清澈又深不可测的眼神，从容自若的神态，竟不由自主地在门槛外止步，蹙眉道：“本小姐没有时间和你们纠缠不清，快把玉佩交出来，本小姐可饶你们两条人命。”

燕飞淡淡道：“安小姐请想清楚，我是有资格谈条件的，否则只要我高叫一声，惊动秦兵，便大家都要吃不完兜着走。现在光天化日，颍水再不是理想的逃走快捷方式，兼且秦军必沿河搜索，安小姐纵能逃离此地，仍难杀出重围。”

安玉晴双目杀气大盛，燕飞则冷静如恒，丝毫不让的与她对视，一手扶着双目紧闭的刘裕，另一手握上蝶恋花的把手。

好半晌后，安玉晴终于软化，点头道：“说出你的提议来。”

燕飞丝毫没有放松戒备，他一生人在战争中长大，最明白什么是出奇不意，攻其不备的战略。因为只要安玉晴能在一两个照面内击倒他，他的威胁当然再没有效用。

沉声道：“我的确没有说谎，玉佩在我们离开汝阴途上被一个戴着鬼面具的人抢走，此人武功犹在乞伏国仁之上，若我有一字虚言，教我不得好死。”

他的说话有一种教人难以怀疑的坦诚味道，安玉晴不由相信了几分，有点不耐烦的道：“玉佩既不在你们身上，你还有什么资格来和我谈交易？”

燕飞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可是我们看过玉佩上雕刻的山水图形，可默写出来，那小姐你便等若得到玉佩无异。”

安玉晴美目一转，冷冰冰的道：“佩上是否标示出藏经的地点位置呢？”

燕飞心中叫苦，颓然道：“坦白说，那只是一幅山水地形图，并没有藏经位置的标示，又或者是我们于匆忙看漏眼。”

安玉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，点头道：“算你没有胡说八道，好吧！不过若你胡乱画些东西出来骗人家，人家怎知真伪？”

燕飞心中大讶，暗忖为何没有标示藏宝地点的藏宝图反可令对方相信自己，不过哪有余暇多想，道：“很

燕
飞

●
异
侠
系
列





简单，只要我把这位朋友救醒，我们背对背把山水图默绘出来，小姐两下比对，自然可察真伪。”

安玉晴犹豫片刻，细察刘裕因失血过多致脸色苍白如死人的颜容，点头道：“还不快点下手。”

燕飞如奉纶音，两手运指如飞，疾点在刘裕背后数大要穴。



邊荒傳說

● 卷二

第二章 避难之所

从燕飞指尖送入的数十道真气，先似是杂乱无章地在刘裕全身不同的脉络间乱闯流窜，弄得他非常难受，可是不一会后，真气如溪涧叉于河川般又聚合流，过处痛楚骤减，到最后数十道真气合而为一，运转于任督二脉，由尾闾逆上命门，经大椎过百会，再穿印堂下膻中，运转周天，来而复往，去而复来。刘裕被吕光一刺震得差点消散的内功，竟开始逐渐凝聚，大有起色。

刘裕事实上一直保持半清醒的状态，在迷糊中晓得自己这条小命全赖燕飞救回来，若不是他拚着损耗真元，在水底以真气为自己闭气，又把他送到这里来，即使吕光不再向他施加辣手，他一是被水淹死，又或浮上水面被敌人乱箭射杀，心中不由大生感激之情。

现在他逐渐清醒过来，更清楚安玉晴窥伺在旁，以燕飞目前的情况，根本无法应付此妖女，遂继续闭着眼睛，让燕飞争取回复功力的时间，也予自己尽快复元的机会。

同时心中佩服，燕飞的内功精纯至极，奥妙难言，另走蹊径，显已初窥先天真气的堂奥，以他的年纪来

黄易

◆
异
侠
系
列



说，确教人难以置信，而事实却偏是如此。

燕飞的右掌虽仍按在他背心处，已没有输入真气助他运气行血，当然是抱着和他同样的心意，好尽快把自己功力恢复过来。

时间就这般的流过。

苻融立在燕飞等人早先投水的河段西岸，凝视清澈见底的河水，似要透察水内的玄虚，陪在左右的是吕光、秃发乌孤、沮渠蒙逊和脸色苍白看来受了内伤的乞伏国仁，神鹰天眼在晴空上盘旋，一队队秦军骑兵正沿河搜索，集北的工事仍在进行不休。

秃发乌孤沉声道：“昨夜闯入我们营地的四个人，一人已逃进北面山林，其它三人却像忽然失去踪影，确是奇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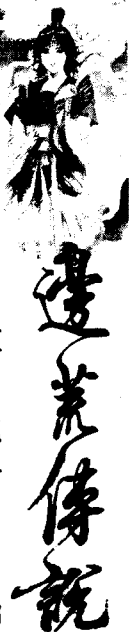
沮渠蒙逊道：“四人中，肯定其中一个燕飞，只不知漏网的拓跋珪，会否是其中之一？”

吕光冷然道：“被我刺伤的人用的是厚背刀，该不会是拓跋珪。但他们中既有人身负重伤，理该难以走远，只要我们加紧搜索，必可把他们生擒活捉。”

苻融往乞伏国仁瞧去，问道：“国仁有何看法？”

乞伏国仁仰望天眼，缓缓道：“这四人除燕飞外，其它三人应是国仁在汝阴遇上的男女，他们为争夺一块玉佩，纠缠到这里来。他们若逗留在附近，根本没法避过天眼的侦察，惟一的解释是他们已成功潜入集内去。”

苻融点头表示同意。



秃发乌孤愕然道：“这是没有可能的，除非——”

苻融截断他道：“国仁所言甚是。水内必有秘密信道，可供奸细进出。天王随时驾到，我们须立即找到秘道入口，先一步廓清集内的奸细刺客，否则天王怪罪下来，谁也担当不起。”

乞伏国仁道：“我们最好双管齐下，派出精锐入集，由我亲自主持围搜，配合天眼的搜索，必可使敌人无所遁形。”

他说来虽语气平静，苻融等却莫不知他对燕飞恨之人骨，更想到若燕飞落入他手中，肯定会后悔今世投胎做人。

吕光哈哈笑道：“找寻水内入集信道由我负责，擒得燕飞，还须忧虑抓不着拓跋珪那小子吗？不过乞伏将军勿要操死燕飞，慕容冲和慕容永两兄弟绝不希望得到个死人哩！”

自苻融打下，众人齐声狞笑，似已可看到燕飞凄惨的下场。

燕飞和刘裕同时睁眼，往安玉晴瞧去，后者跨过门槛，仍往外面的天空窥看，却不是进来偷袭。待到见两人眼睁睁看着自己，不禁露出个被气坏的动人表情，低骂一声道：“原来你两个坏蛋在装蒜，快背对背的把地图默绘出来。”

她的表情颇有天真无邪的味道，令燕飞对她好感大增。

黄易

◆

异

侠

系

列

